

MIYUE
ZHIHOU
MIYUEZHIHOU
MIYUÈZHIHOU

〔德〕A·柯尔黛丝著
● 苏蒙芮仲英译
● 湖南人民出版社



蜜月之后



蜜月之后

〔德〕A·柯尔黛丝著

● 苏蒙芮仲英译

● 湖南人民出版社

I 516.49/90
ueshikov

蜜月之后

〔德〕A·柯尔黛丝著

苏蒙·芮仲英译

责任编辑：梅良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插页：2

字数：174000 印数：1—51500

ISBN7—217—00346—6

I·147 定价：2.45元

湘人： 88—3

新娘施特娜被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从蜜月的酣睡中惊醒。她费劲地睁开惺忪的双眼，顺手探摸床头柜上的电话机的话筒。

“喂……”施特娜莫名其妙地朝话筒里喊了一声。这时她丈夫君特比她睡得更香，正朝她的脖子均匀地呼噜着。她轻轻地推开君特放在她胸脯上的手臂。

“请说话，诺恩—斯托普公司。”从温柔的语气中可以听出这说话的是位女性。紧接着一位男子深沉而严厉地说：

“我是康纳德。施特娜，是您吗？”

对方的话使施特娜打了个冷颤，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使被情欲缠绵的施特娜从睡梦中完全清醒过来。

“早晨好！康纳德先生。”

“施特娜，您在哪里？上帝可以作证，我们等您一个钟头了！”

她急忙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指针已经过了九点。

“我深深地感到遗憾，不过……”

康纳德不愿听她申辩，打断她的话说：“原定会议八点

DQ61/17

开始，由于您的原因，我们不得不推迟到十点，请马上来！”他闪电似地——这是他的一贯作风——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对话。康纳德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她本应按时上班。

“君特，我们该起床了！”

君特缩回他的胳膊，将身子转向另一侧，又睡着了。

“君特！……”

“干什么啊！”他嘟嘟哝哝地应和着。

“我们睡过点了，快九点半了！”

“是吗？”他翻身让屁股朝天，将脸埋在枕头里。

“我该上班了，”施特娜严肃地说，“我得马上走！”

“我还有假。”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说。

“你有，我可没了！”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烦躁，生气地说，“那好，你就接着睡吧！”

她一轱辘从床上爬起来，光着脚跑进了浴室。

她站在喷头下，用冷水冲洗全身，消除余乏，让头脑兴奋起来，然后才脱下睡帽，解开胸衣，用毛巾使劲擦洗。

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清淡的化妆品的混合香味，嘴上只涂有少许口红，这是她办公时的打扮——文静而玲珑，并不过分花哨，女孩子似的腼腆更使她富有魅力。每当她在工作申遇到困难时，她的妩媚会吸引同事向她伸出援助的手。

“为什么这么早你就要出门？”君特问道。他终于起床了，背倚着浴室的门框，乱蓬蓬的黄头发罩在他的额头上，浴室里的强烈的灯光刺激着他那对似醒非醒的眼睛。然后他说：“过来！”

她披着浴衣朝他走过来。

他把手伸进她的浴衣，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君特，别这样！”

“你别走。”

“这不行，”她说，“因我的过失，他们把会议都推迟了。”

“那，那，既然是这样……”他的手在她背上轻轻地由上至下抚摸着，然后移到下腰，移到臀部，将她抱起来，贴在他身上。当他吻她的时候，她看见他闭上了眼睑，她的心像击鼓一样怦怦直跳。他多么壮实，多么强健，又是多么激动和兴奋，是位真正的新郎，只是一到这时候就显得有几分痴呆。

“你真的不能留下来吗？”

“真的不行，别为难我。”

他的双臂终于松开了。

“你，瞧你干的好事！”她用审视的目光对着镜子说。但她没听见有人回话。

她走出浴室，发现君特已经离开卧室到了厨房，正在灶边给铜壶添水。

“我给你沏杯咖啡。”君特说。

“你别费劲了，我没时间了。”

“那我就自己喝。”

“君特，你生气了吗？”

“你快走！”他把脸转向炉子，“你还没穿好衣服？”
施特娜犹豫了片刻，无可奈何地望着他的背影，又是气恼，又是不安，下意识地朝他做了个鬼脸。

“你说对了。”她一边说一边回卧室穿衣。她先从柜里挑出一件驼色连衣裙和一件款式像男衬衫一样的花白罗纱套

衫穿在身上，然后穿上黑靴子，戴上黑手套。她走到窗前，拉开帷幕，借助艳丽的晨光对着镜子审视自己的衣着和打扮。无疑她还是她，她对自身的姿色出乎意料地感到满意和骄傲。

施特娜回到厨房，只见君特背靠厨柜，双手捧着一只杯子，正慢条斯理地品尝他煮的咖啡。

“请给我车钥匙和执照！”她踮起脚在他脸上闪电式地吻了一下。

“这是蜜月后我们第一次共进早餐。”君特还想让她留下来。

“君特，我实在没时间了，你应当理解我，请给我驾驶执照。”

“你喊出租车好了！”他说。

“出租车？”她愕然反问了一句。

“你这样匆忙，我可不愿让你出车祸。”

“君特！”

“你知道吗？你这话多么难听！”他模仿她的声调也喊了一声“君特！”，然后补充说，“活像一位神圣的母亲训斥她的顽皮的孩子。”

“你太过分了！”施特娜说。

“你也太过分了！”

“我俩共同生活的头一天早晨完全不像今天这样。”

“我也有同感。”君特不慌不忙地说，“大概是因为蜜月过去了。”

“因此我们就该吵架吗？”

“我没同你吵架，我要你叫出租车是怕你因忙乱发生意

外。”

“好，好吧！”她气得直哆嗦，“这是你的车。”

“是的，没错。”君特回话时施特娜发现他那双往日炯炯有神、活泼可爱的眼眸突然变得阴沉、呆滞，以致使她感到费解和陌生。

“君特，别生气，请看着我……”

“你该走了，”他有意打断了她的话，“要不你更会迟到了。难道你不想走吗？”

“不，当然要走。”她一面说，一面朝门厅走过去，这时她还听见君特在粗野地嘟哝着。然后只听见“呼”地一声大门在她身后关上了。

她跑步冲下楼去，整座房子里的人都听得见她的脚步声。

君特站在窗口拉开窗帷目送着施特娜，让施特娜转身回头时能够看见他。

然而施特娜却气冲冲地一直往前走，丝毫没想起回头看君特是否站在卧室的窗前。君特从窗口能看到的仅仅是一个瘦小的姑娘的孩子似的背影，他根本不能相信她会有这样坚毅。她横过马路，跑着拐过一个街角，进了俾斯麦大街，这时她的身影就消失了。

夫妻间的短暂的口角对君特的刺激倒是不大，但施特娜连头也不回就走了，却使他感到突然、震惊和空虚，他觉得已在家中失去了丈夫应有的地位，认为施特娜不过是他的幻想曲中的一个幽灵。

施特娜——一个身材瘦小的少女——个子还不及君特的肩头。她那对亮晶晶的圆圆的大眼睛总是疑惑不解地、寻觅

探研地望着这个世界。也许是因为上嘴唇稍短的缘故，她的嘴显得特别温柔而多情。施特娜的言谈总是理直气壮，毫不含糊。她说：“我并不想迟到。”说话时头往后一仰，用手理了理她那棕红色的蓬松的发丝。圆圆的大眼里闪烁着倔强的光芒，“我必须到办公室去，难道你不懂？”

他对施特娜毕竟还不太了解，他认识这位女性才一个月，同她结婚才十四天。

香烟在他手指间无情地燃烧着，最后烧着了他的手指，突如其来的灼痛感使他猛然抽搐了一下，骂骂咧咧地寻找他的烟灰缸。

他对施特娜的了解莫过于知道她是一只讨人喜爱的甜蜜的小猫。

君特情不自禁地突然笑了起来。

他认为暂时他对她能有个起码的了解就足够了。这个世界的所有时间都属于他，他有的是时间认识施特娜。

他尽情地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脸上重新露出满意的神情。他环视了一下被施特娜称之为艺术家工作室的他们的住房。

这间房子的面积不小，只是因陈设简陋还留有不多富余的空间。一张小得可怜的方桌上摆着一只装蓝墨水的白色瓷瓶，里面插一支唯一的蘸水笔，两把弧形的安乐椅正对着一张未加装饰的绒布沙发。君特从那张小桌上拿起那双绿色皮手套闻了闻，觉得它与施特娜的手套一样也有一股甜丝丝的化妆品香味，他分辨不出是什么香型，更叫不出香水的名称。他的唯一发现就是知道这是一对五指手套。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事，突然拉开柜子的抽屉，慢不经心

地寻找着。抽屉里显眼地放着许多办公纸，还有图画、线条粗细不一的绘图纸、一个衣着时髦的布娃娃、一本法语语法书、两张灰色的小卡片、一叠巴黎地铁的车票和若干支绘图纸笔。另有一串钥匙，配吊一块装饰牌子，牌子的正面有个神圣的基督像，另一面是座假山。君特默默地拚读一张纸条上的模糊的字迹：门特——米歇尔街——在海滨的一个岛上。这张条子他没见过，施特娜也没向他提起过。他气鼓鼓地打开一个放在最下面的施特娜签了名的白色信封，因为他从读音辨认不出纸条上的署名是男人还是女人：

亲爱的施特娜，感谢你陪我在米歇尔大街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从罗马回来时再给你打电话。

最心爱的卡

一个简单的“卡”，是卡特琳，还是卡尔特？他不解地将信封放回抽屉，不小心指关节被屉板撞了一下。他一面咒骂，一面搓揉着指骨，恼怒地朝抽屉猛踢一脚，“砰”一声抽屉关上了。

他有满腹的怨愤。当他匆匆走进浴室时，第一眼就看见一瓶清凉饮料，气味像柠檬，不象蜂蜜。

他蹒跚地回到卧室，发现他眼前的卧室已经变了，不像昨天那样温暖和舒适，一道清冷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房内，太阳在云层中移动，不时露出邪恶而发黄的面孔。

君特小心翼翼地拾起一条短裤，担心弄脏了自己的手。但这时他的脸上流露出满意的微笑，脑子里却在胡思乱想。他所回味的温情脉脉的蜜月之夜早已成为过去，回味是甜蜜的，但它不会再来。

“今夜，今夜！”他大声地唱了起来，急忙返回浴室，

拿取电动剃须刀，无所用心地刮他那红、黄、黑相间的、杂草般的胡须。每当他刮脸时，他总要苦恼一阵，因为他不能留髭须，必须把脸颊和下巴刮得一千二净。“今夜，今夜！……”

他唱着歌站在喷头下，尽管喷头在哗哗地洒水，嘴里哼着小调，但他还是听见了急骤的门铃声，于是他不得不用毛巾赶紧擦干身上的水。

“就来了！”他边说边披上浴衣。当他打开房门时，走进来的却是一只“母熊”。她将他推到一边，哈哈大笑了一阵，然后对他说：

“阿，年轻的新郎！”

她自己脱下皮毛大衣，露出它的本来面目，原来她不是熊，而是一位幻觉中的“东方美女”。

“您好！”君特半信半疑地说。

“您好！”美人摆摆手说，骨节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新娘外出了，不是吗！我知道早晨只有您在家。”她的脚沉重地踩着地板，摇摇晃晃地走进卧室，先打开窗户，然后突然鼓掌讥讽地说：

“我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连床铺都收拾好了！”

君特不忍看见她的这种与人为善的行为，只好躲进厨房。

“您没吃早餐吧？”她紧紧跟在他的后面。她那厚实的脚板、肥大的臀部、宽阔的双肩——映入了君特的眼睑。

“您想吃点儿什么呢？两个荷包蛋夹一片瘦肉，外加一杯上等咖啡，行吗？”

“吃什么都行！”君特说完便溜进了浴室。当他正梳理

头发时，突然乒乒一声浴室门开了。

“早餐备好了！”

“我就来。”他回答说。

“您说什么？”

“我马上来！”他暴躁地大声叫起来。

当他走进厨房时，这位美人已坐在桌边。桌上摆一把热气腾腾的咖啡壶和一块涂满黄油的面包。

“我是来为您看护房子的。”

“谢谢！”君特说。

“蛋快凉了，不过这不是我的责任。”

“没关系。”他控制住感情和蔼地说，想找机会偷偷地溜出去。“我叫伊丽莎白·白赛尔……”这突如其来的自我介绍使君特吓了一跳，打断了他的沉思，“是白，不是帕，您听清楚了吗？”

“听明白了，白赛尔太太……”

他悄悄锁上房门，立即给上班的施特娜打电话。施特娜新奇地拿取话筒。

“我的上帝，这位白赛尔太太每天早晨来我家吗？”他发窘地说。

施特娜被他的话逗得格格直笑，像上千个银铃的悦耳动听的响声。

“当然，”她温情地说，“她是我多年的褓母。”

“她让我忍受不了！”

“别这么说，君特，她听你的吩咐，你别吼她！”

“我根本就没吼她，你真指望我会同她一起度过每天的早晨吗？”

“最好是这样。一旦你上班了，你根本就见不着她，真的，望你别嫌弃她。”

“你说什么！如果我病了不得不躺在床上呢？”

“你觉得不舒服吗？亲爱的，是感冒了吧？”

“不，我只觉得有点发烧。我猜想，我也许走进了一座迷宫。”

“君特……”

“回家吧，施特娜！这个女人……”

“君特，我该挂筒了，我的上司……”

“让你的上司见鬼去吧！快回来！没有你我会疯的。”

“哦……”她的嘴离受话器很远，显然是在回别人的话，“是，我这就来了！”

“施特娜！”君特大声喊起来。

“哎哟……”她的声音圆润而亲昵，像哄一个撒娇的孩子，“你乖，晚上见！”

“什么？”他喃喃地说，“乖？”

“再见！”咔嚓！她放下了话筒。

君特长长地噎了口气，有气无力地将话筒挂在簧叉上。

他无可耐何，蹒跚地走回卧室，插上门闩，闷声闷气地脱下浴袍，穿上长裤和衬衫。

他听见白赛尔太太在厨房里大声喧哗，心里火辣辣的。不一会她竟然唱起歌来。

“安静！”他厉声地说。

歌声像刀切一样陡然奇迹般地中止了。

君特像是得到了某种慰藉——哪怕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慰藉——感到轻松些了，因为白赛尔太太总算没有违抗他的意

志。

君特没有同白赛尔太太打招呼就离开了他的寓所。

他跑下楼梯时似乎有明确的行动目标，但当他坐进车子的驾驶室里时，却不知道如何按照自己的最佳意志来开始这一天的生活，这倒霉的日子似乎在无限地延长。他感到无所事事。

会议进行了五个小时：四个人围着一张圆桌。桌上的咖啡壶空了，烟灰缸集满了烟蒂，满屋的烟雾使灯罩下的氖灯管的光亮渐渐暗淡下来。

东墙上挂着一幅巨画，画的是杜塞尔多夫城的夜景。约瑟夫·康纳德就坐在这幅画的下面。他是这里的未加冕的国王，虽然他只是在开玩笑时说过，但也不是一句空话。他有万无一失的洞察一切的能力，他在与对手的竞争中青云直上，很快就登上诺恩——斯托普公司首席代理的宝座。今天他却显得有些疲倦，沉重的眼皮往下耷拉着，半掩着他那对往日炯炯有神的眼睛，右手撑着宽大的下巴，左手的手指微微弯曲地放在安乐椅的扶手上。与其说他是在聚精会神地听克劳斯·麦尔顿作关于市场调查的最新报告，不如说他是在睡觉。

“这只能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在冬季生产这种款式的大衣是不明智的。这种调查的结果只会……”

坐在克劳斯身边的施特娜听得有些厌烦了，她不是简单地接收他的意见，因为她早已在一份材料中看到了这个报告的内容。当然，她也认为眼下正处于严寒季节，女人对这种用勒加仑缝制的轻如羽毛的大衣也许不感兴趣，不过款式的确很时髦，做工也很别致。施特娜一直在想她的那位顾客，

一个法国时装商人，她想尽力说服他，劝他不取消订单。

看得出施特娜不只是在想这件例行公事，还有别的事使她忧虑和不安，她不知道康纳德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告诉库特·康德勒，让他坐在她对面的桌子上办公，让他坐在她的鼻子底下。施特娜在诺恩—斯托普公司工作两年了，让一个男人和她共室办公这还是头一回。

“除此以外，我没别的意见……”克劳斯·麦尔顿终于结束了他的报告，啪一下合上了他的文件夹。施特娜几乎没有能够压抑住她那滑稽的一笑。克劳斯嘴角上挂着忧伤，连眼框都红了，伤感地再次申明：“我没别的意见。”

“施特娜？”

“在，是您吗？”她把目光移向康纳德先生。

“您明天飞巴黎。”康纳德说。他的话不容许讨价还价，因为他觉得这类问题用不着得到对方的回答。

“康纳德先生，我……”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康纳德堵住了。

“另外，由康德勒陪你去。”康纳德不容申辩地说。施特娜的注意力随着康纳德的目光移到了那位今天第一次参加诺恩—斯托普公司业务会议的陌生男人的脸上。他那对凹陷的阴森的眼睛令人十分厌恶。

“这将使我很愉快。”康德勒嘻皮笑脸地说。

“我也一样。”施特娜的回答显然是出自应酬，态度十分冷漠。

“这家伙是什么人？”施特娜问露特·肖特——康纳德的女秘书。当康德勒在施特娜的办公室里自作多情地张罗他的座位时，她到肖特那边去了，因为她压不下内心的气恼。

“他是约瑟夫的最新成果。”肖特耸了耸她的肩头，但手指没离键盘，字键还在不停地敲打着。

“为什么让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

“这只是暂时的，约瑟夫将安排他坐在麦尔顿的办公室里。你要知道，这个康德勒是刚刚从美国回来的，约瑟夫对他抱有很大希望。”肖特双手往下一垂，接着点燃一支香烟，摇了摇她的工作椅，将脸转向施特娜：“走着瞧吧！你真漂亮，蜜月过得愉快吗？”

“很……”

“但是？……”

“没什么，君特还有两天假。使我不安的是，不得不让他一个人呆在家里。”

“他一个人呆在家里？那是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今天早上是康纳德的电话把我从床上叫起来的。”

露特·肖特摇摇头说：“你真是头小绵羊，一头不示弱的尽心尽职的小绵羊，你何不干脆放弃你这微薄的收入？让君特一个人赚钱不是更好吗？”

“这也未尝不可，但我希望有少许的独立性。”

“我曾经也为它奋斗过，”露特深有感触地说。刚才的笑脸上骤然蒙上了一层痛苦的阴影，“我也想获得自主权。”

“这我懂……”

“我的孩子，我现在是忍气吞声过日子，因为史特凡压根儿就不信任我。”

“如果史特凡能和你言归于好，你认为，你会马上放弃你的工作吗？我是说，你愿意回家玩灶边的蟋蟀吗？”

“你可以相信这是真的，如果你听劝的话，你就回家去，从一开始就别上班。”

“这我办不到。”施特娜说。露特的劝告使她产生了并非有意的反感。她认为露特没有权力将她的爱情的不幸经历传授给别人，于是她说：“我不愿意，君特也不会同意。”

“最好别这样固执。”露特说。她将烟头熄灭，放进烟灰缸里。打字机重新响起哒哒声。

“施特娜，最近听到一个发生在瑞典的故事。”康纳德走进办公室说。

“是您？康纳德先生。”

“您的思想还在度假吗？您的蜜月结束了，但愿……”

“是这样，先生。”施特娜毫不含糊地回答了他的别有用心地提问，但态度十分冷淡。她感到很奇怪，康纳德突然发出一声奸笑，她不能不认为这是幸灾乐祸，因为他本人没有什么新发现，施特娜的回话也没什么漏洞。因此他的笑没有任何同事应和。只有施特娜有点感到难为情，脸上涨起了一层红晕。

“待我们从巴黎回来后，再讲那个瑞典的故事。”康德勒接过话茬说。施特娜发现他的目光已经落在她的脸上。她想，他有什么权力这样痴呆地望着我，还大言不惭地自称“我们”，谁愿与他为伍？

她用严肃的目光直逼着他，而他却咯咯直笑。施特娜只得转身对康纳德说：“康德勒先生准是带来了瑞典人的订单，他最好是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还是继续经管我原先的业务网。”

“随你便，施特娜！”康纳德扫兴地说，但他的语气并